



大国学研究文库



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解读

The Interpretation of DA-XUE and ZHONG-YONG

韩星◎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大
国
学
研
究
文
库

《大学》
《中庸》
解读

The Interpretation of DA-XUE and ZHONG-YONG

韩
星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解读 / 韩星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8. 10

(大国学研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203 - 3074 - 9

I. ①大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大学》—研究
③《中庸》—研究 IV. ①B222. 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00452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史慕鸿
责任校对 周 昊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6
插 页 2
字 数 426 千字
定 价 10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内容简介

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原本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，宋代以后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作为“四书”之二，成为每个中国读书人必读之书。本书分两部分。一是历代注释文献，选录了汉唐至清末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代表性的注疏作为文献选编，以昭示其诠释的历史脉络。二是现代解读。在研读历代注释的基础上，作者进行现代解读，以使今人能够明白大学之道，修身之法，以之作现代大学教育、社会教化的基本精神和追求目标。

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“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”支持，项目批准号：15XNLG09



目 录

上编 《大学》解读

第一章 汉唐注疏	(3)
一 汉郑玄注,唐孔颖达疏	(3)
二 韩愈论《大学》	(19)
三 李翱论《大学》	(19)
第二章 宋元注疏	(20)
一 司马光《大学广义》辑录	(20)
二 张载论《大学》	(21)
三 蓝田吕氏《大学解》	(22)
四 河南程氏《大学》注	(27)
五 杨时《题萧欲仁大学篇后》	(30)
六 胡宏《知言·大学》	(31)
《题大学》	(32)
七 朱熹《大学章句注》	(33)
《四书或问·大学》(选)	(42)
八 张栻《艮斋铭》	(62)
《答江文叔》	(63)
九 黄榦《大学经一章解》	(63)
《大学章句疏义》	(65)
十 陈淳《大学发题》	(65)
《答陈伯澡问大学》	(66)

《答陈伯澡再问大学》	(68)
十一 真德秀《大学衍义序》	(69)
《讲筵卷子》(选)	(71)
十二 金履祥《大学疏义》(选)	(74)
十三 许谦《读大学丛说》(选)	(86)
十四 陈天祥《四书辨疑·大学》	(95)
十五 许衡《大学要略》	(101)
第三章 明清注疏	(106)
一 王阳明《大学问》	(106)
《大学古本》序	(110)
二 丘濬《大学衍义补》(选)	(111)
三 高攀龙《古本大学题词》	(113)
《大学首章约义》	(114)
《大学首章广义》	(115)
四 刘宗周《大学古文参疑》(选)	(117)
五 黄宗羲《答万充宗论格物书》	(122)
六 顾炎武论“致知”	(123)
七 王夫之《四书训义·大学》(选)	(124)
《四书笺解·大学》(选)	(126)
《读四书大全说·大学》(选)	(127)
八 李颙《四书反身录·大学》(选)	(130)
九 毛奇龄《大学证文》(选)	(137)
《大学知本图说》(选)	(138)
十 李光地论《大学》	(139)
十一 宋翔凤《大学古义说》(选)	(142)
十二 刘沅《大学古本质言》(选)	(145)
第四章 古本《大学》解读	(153)

下编 《中庸》解读

第一章 汉唐注疏	(187)
一 汉郑玄注,唐孔颖达疏	(187)
二 李翱论《中庸》	(227)
第二章 宋元注疏	(230)
一 司马光《中庸广义》辑录	(230)
中和论呈韩秉国与景仁	(233)
二 张载论《中庸》	(234)
三 蓝田吕氏《中庸解》(选)	(237)
四 河南程氏《中庸》注(选)	(246)
五 杨时论《中庸》(选)	(254)
六 朱熹《中庸章句注》	(257)
《四书或问·中庸》(选)	(277)
七 黄榦《中庸总说》	(297)
《中庸总论》	(298)
八 陈淳《中庸发题》	(299)
《答陈伯澡问中庸》	(300)
九 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论《中庸》(选)	(301)
《问太极中庸之义》	(302)
十 许谦《读中庸丛说》(选)	(303)
十一 陈天祥《四书辨疑·中庸》(选)	(309)
十二 许衡《中庸直解》(选)	(315)
第三章 明清注疏	(326)
一 王阳明论《中庸》	(326)
二 邱濬《大学衍义补》论《中庸》(选)	(329)
三 高攀龙论《中庸》	(331)
四 刘宗周《中庸首章说》	(333)
答叶润山三(附来书)	(335)
五 王夫之《四书训义·中庸》(选)	(337)

《四书笺解·中庸》(选)	(341)
《读四书大全·中庸》(选)	(343)
六 李颙《四书反身录·中庸》	(346)
七 毛奇龄《中庸说》(选)	(348)
八 李光地《中庸余论》(选)	(349)
九 刘沅《中庸恒解》(选)	(351)
第四章 《中庸》解读	(353)

上 编

《大学》解读

第一章

汉唐注疏

一 汉郑玄注,唐孔颖达疏

陆曰：“郑云：‘《大学》者，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也。’”

孔颖达疏：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“名曰《大学》者，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”此《大学》之篇，论学成之事，能治其国，章明其德于天下，却本明德所由，先从诚意为始。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郑玄注：“明明德”，谓显明其至德也。止，犹自处也。得，谓得事之宜也。

孔颖达疏：“大学”至“道矣”。正义曰：此经大学之道，在于明明德，在于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积德而行，则近于道也。“在明明德”者，言大学之道，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。谓身有明德，而更章显之，此其一也。“在亲民”者，言大学之道，在于亲爱于民，是其二也。“在止于至善”者，言大学之道，在止处于至善之行，此其三也。言大学之道，在于此三事矣。“知止而后有定”者，更覆说“止于至善”之事。既知“止于至善”，而后心能有定，不有差贰也。“定而后能静”者，心定无欲，故能静不躁求也。“静而后能安”者，以静故情性安和也。“安而后能虑”者，情既安和，能思虑于事也。“虑而后能得”者，既能思虑，然后于事得宜也。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”者，若于事得宜，而天下万物有本有末，经营百事有终有始也。“知所先后”者，既能如此，天下百事万物，皆识知其先后也。“则近道矣”者，若能行此诸事，则附近于大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

郑玄注：知，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。

孔颖达疏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”者，前章言大学之道在明德、亲民、止善，覆说止善之事既毕，故此经明明德之理。“先治其国”者，此以积学能为明德盛极之事，以渐到。今本其初，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，使遍于天下者，先须能治其国。“欲治其国者”，“先齐其家”也。“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”，言若欲齐家，先须修身也。“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”，言若欲修身，必先正其心也。“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”者，总包万虑谓之为心，情所意念谓之意。若欲正其心使无倾邪，必须先至诚，在于忆念也。若能诚实其意，则心不倾邪也。“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”者，言欲精诚其己意，先须招致其所知之事，言初始必须学习，然后乃能有所知晓其成败，故云“先致其知”也。

致知在格物。

郑玄注：格，来也。物，犹事也。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，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，言事缘人所好来也。

孔颖达疏：“致知在格物”，此经明初以致知，积渐而大至明德。前经从盛以本初，此经从初以至盛，上下相结也。“致知在格物”者，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。格，来也。己有所知，则能在于来物。若知善深则来善物，知恶深则来恶物。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，恶事随人行恶亦来应之。言善恶之来缘人所好也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

郑玄注：壹是，专行是也。

孔颖达疏：“物格而后知至”者，物既来，则知其善恶所至。善事来，则知其至于善；若恶事来，则知其至于恶。既能知至，则行善不行恶也。“知至而后意诚”，既能知至，则意念精诚也。“意诚而后心正”者，意能精诚，故能心正也。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者，则上“明明德于天下”，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。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者，言上从天子，下至

庶人，贵贱虽异，所行此者专一，以修身为本。上言诚意、正心、齐家、治国，今此独云“修身为本”者，细别虽异，其大略皆是修身也。“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”，本乱，谓身不修也。未治，谓国家治也。言己身既不修，而望家国治者否矣。否，不也。言不有此事也。“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”者，此覆说“本乱而未治否矣”之事也。譬若与人交接，应须敦厚以加于人。今所厚之处，乃以轻薄，谓以轻薄待彼人也。“其所薄者厚”，谓己既与彼轻薄，欲望所薄之处以厚重报己，未有此事也。言己以厚施人，人亦厚以报己也。若己轻薄施人，人亦轻薄报己，言事厚之与薄皆以身为本也。此谓知本，此谓“知之至也”者，本，谓身也。既以身为本，若能自知其身，是“知本”也，是知之至极也。

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郑玄注：谦，读为慊，慊之言厌也。厌，读为廙，廙，闭藏貌也。

孔颖达疏：“所谓诚其意”者，自此以下，至“此谓知本”，广明诚意之事。此一节明诚意之本，先须慎其独也。“毋自欺也”，言欲精诚其意，无自欺诳于身，言于身必须诚实也。“如恶恶臭”者，谓臭秽之气，谓见此恶事人嫌恶之，如人嫌臭秽之气，心实嫌之，口不可道矣。“如好好色”者，谓见此善事而爱好之，如以人好色，心实好之，口不可道矣。言诚其意者，见彼好事、恶事，当须实好、恶之，不言而自见，不可外貌诈作好、恶，而内心实不好、恶也。皆须诚实矣。“此之谓自谦”者，谦，读如慊，慊然安静之貌。心虽好、恶而口不言，应自然安静也。“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”者，谓小人独居，无所不为，见君子而后乃厌然闭藏其不善之事，宣著所行善事也。“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”者，言小人为恶，外人视之，昭然明察矣，如见肺肝然。“则何益矣”者，言小人为恶，外人视之，昭然明察矣，如见肺肝，虽暂时揜藏，言何益矣。“此谓诚于中形于外”者，言此小人既怀诚实恶事于中心，必形见于外，不可揜藏。注“谦读为慊”。正义曰：以经义之理，言作谦退之字。既无谦退之事，故读为慊，慊，不满之貌，故又读为厌，厌，自安静也。云“厌读为廙”，廙为黑色，如为闭藏貌也。

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？”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

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郑玄注：严乎，言可畏敬也。胖，犹大也。三者，言有实于内，显见于外。

孔颖达疏：“曾子曰：十目所视”者，此经明君子修身，外人所视，不可不诚其意。作《记》之人，引曾子之言以证之。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”者，言所指、视者众也。十目，谓十人之目，十手，谓十人之手也。“其严乎”者，既视者及指者皆众，其所畏敬，可严惮乎。“富润屋，德润身”者，此言二句为喻也。言家若富，则能润其屋，有金玉又华饰见于外也。“德润身”者，谓德能霑润其身，使身有光荣见于外也。“心广体胖”者，言内心宽广，则外体胖大，言为之于中，必形见于外也。“故君子必诚其意”者，以有内见于外，必须精诚其意，在内心不可虚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兮。”“如切如磋”者，道学也。“如琢如磨”者，自修也。“瑟兮僩兮”者，恂慄也。“赫兮喧兮”者，威仪也。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兮”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郑玄注：此“心广体胖”之诗也。澳，隈崖也。“萋竹猗猗”，喻美盛。斐，有文章貌也。諠，忘也。道犹言也。恂，字或作“峻”，读如严峻之“峻”，言其容貌严栗也。民不能忘，以其意诚而德著也。

孔颖达疏：“《诗》云：瞻彼淇澳”者，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，故引《诗》言学问自新、颜色威仪之事，以证诚意之道也。“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”者，此《诗·卫风·淇澳》之篇，卫人美武公之德也。澳，隈也。萋，王刍也。竹，篇竹也。视彼淇水之隈曲之内，生此萋之与竹，猗猗然而茂盛，以淇水浸润故也。言视彼卫朝之内，上有武公之身，道德茂盛，亦蒙康叔之馀烈故也。引之者，证诚意之道。“有斐君子”者，有斐然文章之君子，学问之益矣。“如切如磋”者，如骨之切，如象之磋，又能自修也。“如琢如磨”者，如玉之琢，如石之磨也。“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兮”者，又瑟然颜色矜庄，僩然性行宽大，赫然颜色盛美，喧然威仪宣美，斐然文章之君子，民皆爱念之，终久不可忘也。諠，忘也。自此以上，《诗》之本文也。自此以下，记者引《尔雅》而释之。“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”者，论道其学矣。“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”

者，谓自修饰矣，言初习谓之学，重习谓之修，亦谓《诗》本文互而相通也。“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”者，恂，读为“峻”，言颜色严峻战慄也。“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”，谓善称也。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諝兮”，论道武王盛德至极美善，人之爱念不能忘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於戏前王不忘！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郑玄注：圣人既有亲贤之德，其政又有乐利于民。君子小人，各有以思之。

孔颖达疏：“《诗》云：於戏前王不忘”者，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。此《周颂·烈文》之篇也，美武王之诗。於戏，犹言呜呼矣。以文王、武王意诚于天下，故诗人叹美之云：此前世之王，其德不可忘也。“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”者，言后世贵重之，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贤其贤人而亲其族亲也。“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”者，言后世卑贱小人，美此前王能爱乐其所乐，谓民之所乐者，前王亦爱乐之。“利其利”者，能利益其人之所利，民为利者，前王亦利益之。言前王施为政教，下顺人情，不夺人之所乐、利之事，故云“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”也。“此以没世不忘也”，由前王意能精诚，垂于后世，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。以此之故，终没于世，其德不忘也。

《康诰》曰“克明德”，《大甲》曰“顾諝天之明命”，《帝典》曰“克明峻德”，皆自明也。

郑玄注：皆自明明德也。克，能也。顾，念也。諝，犹正也。《帝典》，《尧典》，亦《尚书》篇名也。峻，大也。諝，或为“题”。

孔颖达疏：“《康诰》曰：克明德”者，此一经广明意诚则能明己之德。周公封康叔而作《康诰》，戒康叔能明用有德。此《记》之意，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，与《尚书》异也。“《大甲》曰：顾諝天之明命”者，顾，念也。諝，正也。伊尹戒大甲云：尔为君，当顾念奉正天之显明之命，不邪僻也。“《帝典》曰：克明峻德”者，《帝典》，谓《尧典》之篇。峻，大也。《尚书》之意，言尧能明用贤峻之德，此《记》之意，言尧能自明大德也。“皆自明也”，此经所云《康诰》、《大甲》、《帝典》等之文，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，故云“皆自明也”。注“皆自明明德也”。正义曰：明明德必先诚其意，此经诚意之章，由初诚意也，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。

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。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
郑玄注：盘铭，刻戒于盘也。极，犹尽也。君子日新其德，常尽心力不有馀也。

孔颖达疏：“汤之《盘铭》”，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。“汤之《盘铭》”者，汤沐浴之盘，而刻铭为戒。必于沐浴之者，戒之甚也。“苟日新”者，此《盘铭》辞也。非唯洗沐自新。苟，诚也。诚使道德日益新也。“日日新”者，言非唯一日之新，当使日日益新。“又日新”者，言非唯日日益新，又须恒常日新，皆是丁宁之辞也。此谓精诚其意，修德无已也。“《康诰》曰：作新民”者，成王既伐管叔、蔡叔，以殷馀民封康叔，《诰》言殷人化纣恶俗，使之变改为新人。此《记》之意，自念其德为新民也。“《诗》曰：周虽旧邦，其命惟新”者，此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其诗之本意，言周虽旧是诸侯之邦，其受天之命，唯为天子而更新也。此《记》之意，其所施教命，唯能念德而自新也。“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”者，极，尽也。言君子欲日新其德，无处不用其心尽力也。言自新之道，唯在尽其心力，更无馀行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

郑玄注：于止，于鸟之所止也。就而观之，知其所止，知鸟择岑蔚安闲而止处之耳。言人亦当择礼义乐土而自止处也。《论语》曰：“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

孔颖达疏：“《诗》云：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”，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，言诚意在于所止，故上云：“《大学》之道在于至善。”此《商颂·玄鸟》之篇，言殷之邦畿方千里，为人所居止。此《记》断章，喻其民人而择所止，言人君贤则来也。“《诗》云：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”者，此《诗·小雅·缙蛮》之篇，刺幽王之诗。言缙蛮然，微小之黄鸟，止在于岑蔚丘隅之处，得其所止，以言微小之臣依托大臣，亦得其所也。“子曰：于止，知其所止”者，孔子见其《诗》文而论之，云是观于鸟之所止，则人亦知其所止。鸟之知在岑蔚安闲之处，则知人亦择礼义乐土之处而居止也。“可以人而不如鸟乎”者，岂可以人不择止处，不如鸟乎？言不可不如鸟也。故《论语》云“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知”是也。